西巡大事記

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慰庭袁世凱



西巡大事記照片八

西巡大事記序

西巡大事記都十二卷爲黃巖王弢夫先生所手輯先生在前清光緒時僕直樞廷垂二十年於軍國大事悉有記劄既纂清光緒朝外交史料百數十册由希隱哲嗣增删編校付諸剞劂其西巡大事記別爲一書爲扈蹕秦晉時所記述視各私家著錄尤爲翔實首卷歷敍拳禍始末二卷至十一卷則排日記事自庚子七月二十一日西狩之日起至辛丑十一月回鑾抵京之日止以日月爲經以事實爲緯讀此而知清社之屋已肇於此矣辛丑和議國人多歸功合肥今讀是書知合肥當日頗有不爲中外所共諒者則關於中俄密約一事是也當八國和議之未定也合肥先與俄廷議收東三省單訂密約約中頗失東三省主

權利權合肥秘不告人亟於簽定事爲日本所探知力予破壞聳動江鄂兩督出而爭議淸廷因亦不以是約爲然促駐俄楊使廢約而俄亦鑒於國際形勢不敢堅持遂付延宕蓋使是約果成各國必羣起效尤瓜分立召影響所及公約或至不能成立江鄂之爭雖不免受日本之先入然亦確有見地迨公約成後合肥又力請恢復俄約卒以格於廷議合肥憤慨至嘔血而薨當日朝士咸不解於合肥謀國之忠何獨對於俄喪權之約堅持至此況曩者德佔膠澳法佔九廣英佔威海皆以二十二年中俄密約爲藉口乃江鄂兩督之所深戒者也合肥當日果何意而必持斯議哉抑知合肥固有其既定之政策也當甲午之敗也合肥備受日本脅辱歸而誓有以報之念諸國能抗日者惟俄於是借

賀俄皇加冕之名自請充使親往聯俄既密許以三省鐵路特權與俄以戰事上之便利復於辛丑議約之際欲賁俄以三省使爲與日本作戰之根據地且使日俄利害日益衝突永遠相仇中國可以稍息故不惜爲此飲酖止渴之謀坐致兩雄互鬭之局雖對於其他各國之意嚮及今後國家之利害未暇熟計而其極端親俄政策急欲報仇日本之方針固不容稍變者也惟日本知之不欲與俄正面衝突故慫恿江鄂使中國自棄俄約以中傷中俄之感情而合肥則苦於不能以己之政策明告清廷及江鄂求其諒解而坐受日本之破壞所由賚志而不能瞑目者也迨合肥歿不兩年日俄之戰果起此固合肥之主動不幸俄敗初非合肥之所及料然不能謂其謀國之無策也茲特表而出之以

諗讀是書者且爲今日對東三省事件進一籌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紹縣後學壽鵬飛謹誌

西巡大事記卷首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至七月

目錄

西巡大事記例言

一是編爲先嚴隨扈西巡時所記載自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兩宮由北京啟鑾之日起迄二十七年十一月回京之日止

一是書採集行在所辦之政務及外交文件其有遺漏者業經擇要補入無關軍國大事者概不備載至名稱體裁悉照原稿不稍損益以存其眞

一日記體裁本無標題惟清季外交史料悉有索引是編與史料本屬連貫未便中斷因將重要摺電之目錄列於上端俾便檢查凡諭旨暨不甚緊要文件則不列題因其事實大半見於摺電也至官銜已詳奏稿亦未另列

一是編與清季外交史料完全銜接所有當日臣工條奏及議和關稅等事前書已載者不再贅錄

一拳匪之變情形複雜僅憑文電尚難窺其全豹是以先嚴另輯庚子拳禍始末列於卷首

一先嚴於途次輯錄是書或限於寸晷或記憶未周是以各篇本末詳略不一均按原稿列入未敢任意更張惟其中謬誤誠恐不免大雅賢達幸賜糾繩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黃巖希隱王亮謹識

西巡大事記卷首

黃巖弢夫王彥威輯

男希隱亮編

孫孝章敬立校

藜龕老人家書

余宦京師躋經卅載前歲五月慘遭拳變隨扈長安奔馳驛路紅羊肆刼青犢興妖六國攸關兩宮就道牛車夜走於北邙殺粥晨探於廢屋誰實爲之吁其烈矣於是言蘇遺使不惜城下之盟納款請成遂據榻旁而睡棋輸一局錯鑄九州凡此繹絡電音敢作煙雲之過眼惟冀篤生勇士共洗鐵戟之沉沙戎馬倥傯濡筆不撫舛錯河山奠定廻車想

望昇平紀巡狩之遺書我已老矣任校讐之薄役汝其勉旃光緒二十九年孟春藝廬老人寄兒子亮於南美洲秘魯國利馬都城

亮案庚子之變先嚴儤値樞垣扈蹕京陝以主憂臣辱之時抱捐頂縻身之志有役皆隨無班不綴慨萬方之多難觸目驚心竭兩載之辛劬紀言述事雖倉皇車馬橐筆無閒須臾即湫隘門廬記註不輟勞瘁有聞必錄原非漫興之詞據事直書絕少憑虛之論而一路之行行止止當年之見見聞聞有不能不另刊紀事附載篇首俾閱者瞭然於變亂之後先議和之顛末斯則先公之微意所宜表而出之者也亮於其時奉職異邦未遑校訂近歲退閑祖國始獲編摩蓋距先君之歿已二十餘年矣捧讀楹書曷勝愴痛

拳匪紀事

義和團起事於山東之曹州府初名大刀會虔奉關壯繆立壇聚衆橫行鄉里積久勢漸張知國人方痛心於敎禍之蔓延與外患侵陵也乃以扶清滅洋爲號召脅徒日衆時袁世凱方巡撫山東嚴禁之乃闌入直隸界浸及畿疆尙未敢公然入國門也莊王府長史某者與團首某習言之莊親王載勛目爲義民王以告剛協揆毅協揆據以入奏請借團民之力以驅逐洋人雪累朝積恨尤應先除滅各國駐京使館慈禧太后爲所惑顧重於發難乃集大學士以下會議軍機大臣王文韶等謂不可抗聲言曰按公法如殺使臣各國即可兵臨其境萬一戰敗恐無噍類此事斷不可行侍講學士朱祖謀亦以爲言太后不謂然徐相

國桐內閣學士聯元請先照會各使館遣令出京如不從令乃以兵臨之太后韙其說衆推許侍郞景澄主稿限以二十四時辰內出京召軍機章京二人前往儀鸞殿門外直房楷錄照會進呈余與張郞中嘉猷橐筆以往顧視王公貝勒大學士尙書咸坐貝勒等跳踉意甚得幾有滅此朝食之慨因邀許侍郞出私語之曰歐亞之不敵公所知也今乃我先開釁脫彼召外兵以入京師殆矣公明白曉事宜力阻此謀勿令鑄錯也侍郞以聖意甚堅不能挽回爲辭奏入命封交總署馳遞趙尙書舒翹於封面批曰速即發勿留滯舒郞中文知必不可行而不敢上達詔旨遂命供事送交使館各使臣得照會譁然起謂民敎相仇於吾屬無與且限期甚迫萬難從命具照覆請寬期限翌日德使克林德乘

四人肩輿詣總署面商前事行至東單牌樓適京兵以會操歸由崇文門入猝遇之以爲義和團也於轎內發手鎗京兵遂一擁而上殺克使而勢成騎虎禍兆於此矣

拳匪於五月十六日先燒西城某處教堂殺其人火其居以小試其端朝廷置不問十九日燒宣武門大教堂蓋康熙時勅建以賜南懷仁堂宇閎敞係明季鄒元標等所創首善故址也是日余適退值經此見彼輩所謂大師兄者紅布帕首手持長刀於屋之四周以刀劃之若分界限然者劃畢告左右鄰居無驚恐所燒祇教堂火不出界外已而兩手持香向拳民喃喃誦呪少頃一縷青煙自其堂中起火勢騰上不旋踵全屋煨燼鄰居無一被焚者蓋彼族名爲有邪術然習之者不過二三

人鄉愚無知乃篤信之比二十日燒東月城根馬思遠茶食鋪子以馬爲敎民也店主人跳而免民信其前說全未搬移忽大風起火勢趨西南於是西河沿廊房頭條二條胡同大柵欄觀音寺等處凡都門菁華所聚鋪戶民居千餘家悉付灰燼復返風而北燒正陽門城樓樓佔地百十尋都門之望也火光燭天煙燄侵三殿朝廷不敢問於是逐日燒殺凡素所不快者即誣爲二毛子指爲通洋人刀光所至老弱無噍類每殺一人人剁一刀謂爲送之超升天界遂下令附城百十里內民家限若干日到京註册點名有不到者全家處斬老弱不許充數既至則驅之攻使館臨前敵軍前則一刀之外無他物敵礮一轟排牆倒地聞都人悉其事者云因戰而死者約萬餘人而聯軍入城時轟斃及所殺

又數萬人是役也合京外計之死者約十萬餘人迨聯軍入城所謂大師兄二師兄者皆潛匿無蹤洋人亦不拿究先是兩江總督劉坤一條陳時政有云拳民爲逆恐難徧誅而獨所謂拳師者宜令統兵大員盡捕以絕後患奏上不報致此輩造此彌天之禍朝廷於是乎失政刑矣五月望後拳民紅布帕首已滿外城內城尚寥寥也十八日予與甘郎中大璋值班上堂爲榮相國力陳之謂此時拳勢未盛如調大兵入城誅其渠魁散其黨羽禍或可不至燎原榮相韙其說奏請調武衞中軍入城彈壓旨意一下都人懽然拳民咸閉戶瑟縮不敢逞翌日載瀾上封事謂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餘人今拳民肯爲國家報仇雪恥不宜摧抑之以長敵燄於是事機遂中變矣

五月二十三日拳匪攻西什庫蓋爲各教堂議事之所教首樊國樑居之其堂向在西苑門內同治十年與樊國樑議用其地入禁苑而以西什庫之地易之屋宇崇閎俯臨大內攻之不克燔其旁民居數十家煙焰鎗彈入西苑內是日天津礮臺失守急奏至太后召董福祥入獨對諭旨如何外間無從知也董出悉召內監入授以洋鎗一嚴守西苑門是日予與張弼余值班堂上禮親王王中堂趙啟兩尚書以杜門緊嚴不能具稟余與弼余上堂白事謂各軍環攻賊氛漸退現在俄人既與我訂密約或派大臣與俄使關說請其從中排解第令聯軍不入京城一面使合肥議和或可紓禍禮王曰俄望甚奢即畀以東三省猶恐不能滿其欲奈何予曰割地與人章京何敢輕言頗坐以待斃終當出此

下策或可稍紓目前之禍耳王默不應王中堂獨呼余前曰此事尙復何言當隨兩宮出走耳京師萬不能守也余乃不敢言

本日直督裕祿報拳民與洋兵戰連獲大勝燬敵船數隻於是內旨令沿江沿海督撫調集義和團以與洋人從事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聯名上疏諫阻其大略云此次之患在與各强國同時開釁現探聞某國調某處兵約計九萬餘人聯合南北決非董宋聶諸軍所能抵禦如欲藉國民以禦敵則拳民無紀律無軍火可勝亦可敗豈有長勝而不一敗之理敗則如鳥獸散矣識者謂論兵則一國焉能敵衆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焉肯讓一國不勝不止且從前法越之戰遼陽之役皆與一國爲敵鎗礮器械尙可向他國購運故能日久支持今乃與各國

宣戰誓復一時之仇各國對我海口轟戰兩月子藥必不繼更何能以血肉之軀與礮火相持一旦兵敗團散洋人咸抵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此臣等所為痛哭流涕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萬死以求朝廷變計者也疏入寢不報於是知內意堅不可奪而勢已烈烈劉張乃倡保東南之策聯名電達各國政府商議派兵保護東南各行省聯軍不得入長江窺伺中國派兵保護教民與一切商務事乃稍定已而天津破聯軍齊集直督端王剛相奏謂東南各省不遵詔旨不聯合義和團以分洋兵之勢致令洋兵以全力注天津使都城勢成孤注非亟懲東南各督撫不可上知事不可行而止厥後和議告成仍賴東南扶持之力而乘輿播遷接濟糧餉亦惟東南是賴然內意亦釋然也

二十六日九時各街巷間鎗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為兵匪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宅以刀破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匪又至則取其次者約數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匪即踰垣而入放鎗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匪徒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為鄰故受禍尤慘也孫尚書家鼐住宅被搶更烈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餘物已被括一空而兵匪等猶未滿意因復以鎗擬尚書勒令將黃白物

交出否則將以鎗彈相餉尚書無奈遂告其所藏之處始釋手而去是時尚書已神魂失措恐有再至即乘明轎往徐頌閣中堂處暫避所謂明轎者即入朝所乘之轎也

二十七日晨事爲榮相所知大爲駭異急親赴各處查看並往尚書處道驚查點一切不獨傢俱什物蕩焉無存即牆壁間亦多有損壞之處是晚台基廠及交民巷東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長如龍

二十八日鎗聲四起御河橋一帶尤甚蓋因翰林院後面爲英國使館各國洋兵皆聚於此正攻擊間忽有教民無數從使館中突出逢人便殺各兵放鎗逐之捉獲無算即置於燈市口縱火燃之屍臭之氣聞之欲嘔越數日翰林院復被焚燒所有古書典籍亦皆片片作蝴蝶飛去

誠浩刼也

端王邸有教讀山東某孝廉蓋義和團之黨羽也一日王偶與言及西使無禮之故孝廉謂京兵不可用曹州府團民素以扶清滅洋爲志王急問孝廉因舉其鄉人之習拳教者能以法燒數里外輪船快刀斫臂不能入王召而試之試令誦咒燒某處即喃喃誦咒比即火起喚僕人令以刀猛斫之如中鐵石遂信之言於太后太后不信因召入面試於是太后亦信矣此二十五年冬間事禍端兆於此矣

團民之攻東交民巷使館董軍實陰助之巷中使館櫛比而英館牆垣最堅厚各使臣及教民皆麕聚焉既因牆垣集煤米據險以守團民董軍不審地形鎗礮亂轟彈力皆不及洋兵但遇危急時接應排擊不妄

發也攻月餘僅燬附近民居及隔河比國使館而已我兵固無用然正幸其無用未破使館未戮使臣猶足爲後來議和地步藉令當日志在破敵猛力攻擊斬馘無餘恐朝廷之禍更烈矣

義和團之攻西什庫也火光逼西苑太后遣英年往喻之令勿震驚宮寢團民不聽攻如故翌日遣剛毅往督隊力攻之教民即發排鎗蜂擁而出拳民擁擠相倒地互相踐踏教民排鎗一發即後退如潮湧剛在後爲衝倒以是緩攻事定後教主樊國樑偶與合肥談曰吾教堂本不備軍火僅存洋鎗四十枝彈子五百顆而已拳匪猝變來猛攻吾等但死守不敢輕於開鎗接應防藥彈罄也事急乃發十餘鎗以抵緩急幸聯軍入城禍乃得解再遲二月子藥俱罄吾輩死無葬身之地矣又言

曰登西什庫之最高處遙望西苑一覽無餘一日拳匪攻庫急吾以千里鏡照之見太后攜一宮監在苑中高處瞭望吾僕中有精於準頭者請發鎗狙擊吾力止之曰此番之事各國咸知非中朝意終須議和若出此策則冤債太深他日難於收束矣寧彼不仁我不可不義僕乃止此事無人見證然天日在上我無謊言蓋吾在中國有年所以爲報也」拳事之烈不惟兵戎機密大事不由樞密制並不由中制榮相調護其間亦不見用屢次入對極陳拳匪之不足信幾罹不測一日旨令派武衛軍攻使館榮召統兵官到軍機處命之曰奉旨攻東交民巷誠不敢違旨但攻破使館之後萬萬不可殺戮洋人違我令者軍法從事蓋調護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聞之合肥復爲之關說力幸不在被議之

列否則武衛軍爲榮相所統各國咸知之豈能免於禍乎

義和團之外又有所謂紅燈罩者每夜黑無月則有一燈高懸空際謂爲神燈令入會各家婦女持香膜拜以祈天祐人亦信之即俗所謂鷂燈蓋以長線放紙鷂復以一燈緣線隨風而上夜黑則人但見燈而不見線如月明之夜則不難窺見線端矣

大臣禍國

聯軍之禍載勛倡之載漪主之剛毅成之人人皆以是爲三人罪而不知釀而成之者皆徐桐一人之罪也徐以漢軍起家翰林爲三朝元老自上書房行走以至總師傅先後垂三十年近支王公半其弟子即未經授讀者亦皆奉爲楷模徐素負理學名平日持論嫉洋人如仇讐然

不知爲國家安內攘外之策與夫民教相安之計自團民起事首先贊爲忠義目爲良民王公貝勒咸奉其言爲圭臬五月間有編修吳緯炳簡放甘肅主考詣徐處辭行徐語之曰汝此行良好明年覆命京中洋人無噍類重見淸平世界矣編修曰如師言京師誠淸平彼外省洋人當如何徐瞋目叱之曰不遜其於總署在職諸人輒目之爲漢奸叱之爲異類徐用儀許景澄袁昶聯元立山諸人之死皆徐速之迨至匪勢鴟張危及宗社始知鑄錯自縊以殉年已八十餘矣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不能不歎息痛恨於徐桐也

自中日戰事定後翁相國同龢凡所措施太后頗不喜二十五年春間召恭王入對議黜翁相國職王力白其無他太后曰吾終不放心必如

汝言汝於滿人中擇可任事者奏保一人令在軍機行走以分其勢始可耳王出但向相國述內旨添軍機大臣一人且舉榮總督祿剛侍郎毅二人商可否相國謂侍郎木訥可任剛遂入直顧其人不學無術而高自期許好發議論每朝廷大計王獨就相國商榷剛甚慊焉自王死遂於太后前日媒蘗其短相國遂奉旨罷斥去位而召榮督部入樞密拔一釘乃得一刺剛毅尤不快也自以入直在榮相之先入對輒妄發議論不讓人皇上嘗目之曰此土匪也侍郎知之亦無怍容一日於太后前論將才力保江蘇副將龍殿揚可用太后曰汝何信龍殿揚之深耶剛毅曰臣在江蘇巡撫任上已任用之極可靠龍殿揚臣之黃天霸也諸臣皆相顧哂之拳民之禍太后命往近畿斟酌辦理歸而力陳拳

民之可用請交步軍統領編隊入伍以衞宗社且爲之請餉請械凡有所求無不極力承順冀得其歡心既而事大破壞乃大言告於人曰拳民之起吾極言其不可用曾爲太后陳三策卒不見聽奈何聞者皆痛恨之自兩宮西巡榮祿駐紮保定剛毅言於太后召端王入軍機冀以撼王文韶不兩旬洋人請懲處禍首端莊而外首及剛毅自知不免體素健忽患水瀉乃日啖西瓜飲凉水以求速死行至平遙而歿如此人者創此非常之禍竟免駢首之誅幸也

趙尙書舒翹由江蘇巡撫召爲刑部侍郎旋升尙書入樞密兼譯署駸駸日上其任封疆時頗有廉潔之名顧躊躇自喜無幹濟才其入軍機則徐桐密疏薦之故於徐桐持論不敢異同剛毅時沐慈眷附之尤力

載漪剛毅之請編集義和團民內旨命趙先往體察情形俟覆奏到再議時拳勢已張拳首某擁衆入見不肯受約束趙聞朝廷再派剛毅出京遂折回人問之答曰天主教無君無父義和拳無法無天此何可用耶隨員某因說趙曰公既知拳民萬不可用何不具摺暢言使兩宮明白勿爲一二僉壬所惑此絕大機括且若輩拳衆必無成功有此疏上陳脫他日事情反覆卽爲公一身計亦免禍之道也趙曰吾當入對極陳之無庸具摺也比奏對乃作兩可之說而剛毅遲五日回京覆命乃力言義民之可用於是降旨令入城詣莊王府掛號編伍由載瀾與剛毅分統之而勢遂不可制矣袁許奉旨正法趙舒翹身爲刑曹不敢有所匡諫詔旨甫下迫促詣署高坐堂皇呼囚點名許侍郎閉目無一言

袁太常瞠目叱之曰君受國厚恩熒惑聖聽令國事敗壞至此若洋兵不破京城國之幸也否則吾與公九原相見亦不遠耳趙面發赤俯首作皈頭狀但促速綁赴市曹行刑而已團民之欲攻使館內召諸臣入問計略知情勢者咸謂不宜開釁速禍獨端莊與剛啟趙力主戰議其時近畿一帶有所謂聖賢道者特鄉愚無知私自立會歛守入保無謀逆之事也會首張天錫與義和團首兩不相能誣以謀逆言之載瀾命往剿洗六月二十日掩執五十八人二十四日掩執三十二人傳旨即日正法二十五日復獲二十一人司員段書雲請於趙曰此案正法者已八十餘人老弱婦女殆什之七既未刑訊亦無供狀臨死且瞠目不知所犯何罪今日所獲者情形與前二案同情殊可憫公爲大司寇何

不入言之請交刑部嚴訊分別治罪則全活多矣趙亦深然其說而終恐得罪拳民以自速禍良久乃言此氣數也於是二十一人咸正法自大沽礮臺被燬東交民巷久攻不可破上下惟懼靡所爲計一日入對趙乃力言團民之不可恃謂臣向者已言之上怒曰朕命汝往視團民可用與否汝三日即回京覆命此何等大事乃草率如此且主戰之說非汝昌言乎趙噤不敢發聲乃請假己而請退出軍機寢不報聯軍請辦禍首及趙名中外合力爲之請命不可得十二月二十五日傳旨拿交陝西按察司監禁軍機大臣咸相顧歎息軍機章京段書雲上堂白事而全權電奏至謂聯軍必欲誅趙勢難挽回王協揆歎曰此氣數也相國固未聞趙前語而其言前後若合符節又皆令段章京聞之先後

半年時日不爽令人懍然迨廿七年正月初六日賜自盡初七日得全
權電已與聯軍竭力調停啟徐皆不免趙允免口外遣戍然已無及矣
端邸以近支王公驕暴樂禍蓋天性使然使掌虎神營而拳禍自此始
慶邸之進也由太后之胞弟桂祥初爲貝勒與桂聯姻後始襲封慶王
其子載振頗有非分望以屬疏而止
榮祿剛毅並以貴緣貴顯得至大官榮給事內廷恭親王尤重之任步
軍統領多年剛浮沉部署遠不能及及得政後立意反抗皇上故太后
因而用之寵任遂亦與榮相埒大抵榮險而巧剛悍而愎每欲舉大事
榮陰謀於室剛公言於朝榮起於但貪富貴剛出於有所憾恨此其顯
殊也

啟秀趙舒翹同以政變後入軍機啟薦自徐桐趙引自剛毅兇德交會
中斯可知趙起自寒賤既貴乃背其師任蘇撫時夙好清刻及入政府
亦多預陰謀啟之進雖由徐桐然剛毅方貴啟尤附之其弟彥秀任蘇
州知府時欲死翁同龢因興東南大獄今歲殺袁許上諭即出自啟手
啟所最得意者及袁許既死啟尤自負手筆以此觀之罪浮於趙遠矣
崇禮任步軍統領實典禁軍自歸政後此任惟授太后親人榮祿始任
而福錕繼之福錕歿而榮祿又繼之自榮祿外任乃以屬崇禮年前訓
政命下逮捕朝士緹騎四出崇之力居多
裕祿以陵孳之至親久封圻之重任當戊戌夏曾一入軍機尋以榮祿
內用而北門鎖鑰不能不另置腹心乃以裕祿為之然袁聶宋馬諸軍

向者隷直督自改隷武衛軍後北洋一任權勢益大不如前矣今夏義和團之起始自京津其時榮剛二相心醉於朝而裕祿與其弟河南巡撫裕長附和於外至虛報戰勝取悅奸黨以誤朝局殺身亡宗非不幸也然比廷雍猶屬差强

李秉衡本無大才尙知清廉膠州之役李以教案罷職歸家教授自謂不求復進乃政變後東山再起渭城重唱至入彼黨甘爲效力北倉既敗楊村繼之生平以滅洋仇教自任及親率戎行身臨前敵竟不堪一戰兵潰之日無顏復入京師至仰藥以殉哀哉

毓賢以外任知府起家張曜之撫山東也固嘗用毓賢不甚縱之及李秉衡繼任毓在屬官始得大志初義和團之萌孽於山東也李秉衡實

使之及毓代李爲巡撫以舊德布新恩而匪勢乃盛其開缺入京也力陳薦於政府諸公前言可用適榮剛方以廢禪事被阻謀所以去西人聞毓言則大喜故義和團之亂起於李秉衡而成於政府而爲之媒者毓也倘所謂亂人者非歟

董福祥本甘凉匪首其所居近金積堡曾糾掠居民回戶左文襄愛其勇以計誘收其家屬招之降董情急自歸數立功躋貴顯任喀什噶爾提督多年後改任甘肅提督榮祿與董有舊乃進言恭親王召董入京師戊戌九月董部兵毆辱鐵路工師榮力袒之自是董益驕横事事圖與西人爲難武人得志如無制裁之方害不勝言良可浩歎

使恭親王遲一二年即世當不令端莊二王等猖獗至此盡老成謀國遇

事足以懾之也使李高陽不早死亦足折徐相國之燄蓋李素不喜相國目爲僞學洞見其肺肝也使李合肥仍督直隸亦不令義和團蔓延至此李老於兵事此等順逆固瞭然也考者不遺兒德參會夫復何言

殺戮忠良

拳匪倡亂之始以扶淸滅洋爲名敎民被其禍者固多其素所不快者即目之曰二毛子斬斷無遺並及老少喋血禁城莫敢顧問而目總署諸大臣爲漢奸欲殺之以立威其中有二三人爲端莊二王所不快者團民從而搆之於是徐尙書用儀立尙書山許侍郎景澄袁太常昶聯閣學元皆先後矯旨正法慶親王奕劻因管理譯署於近支王公中年輩最高且握重權二王憚其勢不敢劾其幸免於難者王協揆一人而

已許侍郎奉使俄國爲張蔭桓所厄十載始還朝其於外國情形尤所熟悉袁太常留心時務徐尚書爲譯署老輩嫻習政事三人者同心協志每議交涉事務賴其力者居多三人爲譯署眉目而亦以此爲團黨所深惡袁許之被逮爲六月初三日端王面奏誣以離間請誅之發硃諭復請皇上添詔旨坐以大不敬臨刑之日朝旨派景侍郎澧徐侍郎承煜監視景憤怩無人色徐則揚揚甚自得僉謂袁許之獄徐搆成之非臆說也徐尚書聞兩公之死終日憤懣極口呼冤卒亦不免於禍立尚書所居第在西什庫之北團民攻西什庫久之不克乃誣尚書與教首樊國樑通接濟糧食藥彈以通敵被殺聯閣學則以會議時極口稱義和團不可信使臣不可殺且云按公法凡殺駐京使臣敵國必以兵

報復若戰而勝當屠城此事萬不可行因以被誅
袁許之被逮也朝旨召刑部滿漢尙書入受命即日正法趙舒翹出而
軍機大臣適入遇於門告之故榮相與同事約請力爭之比入對助榮
極諫者惟王協揆一人餘皆默默不發太后不許令退班榮請獨對復
力爭之太后曰榮祿汝敢違詔旨乎榮乃不敢復言退曰吾負兩公矣
徐尙書之被逮榮相欲往約徐桐請入諫徐曰此等背國向外之人殺
一人少一漢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諫並勸公不必爲請命也榮與王
協揆力爭之亦不能得後數日相國入值途遇載瀾於西苑門內載瀾
疾走呼告相國曰王文韶亦漢奸吾已奏聞請正法公入對時請太后
速斷可也相國曰是何言汝輩不應無忌憚至此遂入奏曰匝月以來

殺大臣者屢矣諸人尚在疑似之間王文韶則太后平日以爲可靠之人幸勿聽載瀾言太后曰吾亦知之榮叩首曰太后既知之聖恩良厚但求太后勿將此摺發交軍機勿令王文韶知之庶老臣之心安耳嶓黃髮碩果僅存九死一生幸也

兩宮西巡

七月二十日皇太后召見軍機大臣三次會議城守咸相顧愕眙無敢出一語次日淩晨倉卒啟行時惟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四五人候旨乾清門外太后御藍葛衫出宮御鎮國公載瀾車皇上御白絹單衣御左翼總兵英年車皇后大阿哥御民車隨扈瑾妃聞警遲徒步出宮門遇剛毅爲賃一車送之莊王府王遣一車送之追及兩宮於頤和園兩宮

於園內少坐片刻卽啟鑾隨扈者自載瀾英年外僅溥倫那彥圖定昌志鈞並宮監十餘人及畫苑繆女供奉而已日晌午太監於村民家覓雞卵數十枚以進未刻天雨申刻抵貫市民人李光裕家宿光裕具大車三輛以進於是瑾妃以下始有車二十二日抵懷來縣令吳永具供饌太后食之而喜曰吾今日始得一飽耳二十三日抵宣化府口北道鍾培知府李肇南知縣陳本備黃轎二乘藍轎兩乘以進而扈從大小官員及各勤王之師乃稍稍集太后留駐一日而行漢官威儀乃略具矣

聯軍聞兩宮西巡之信欲遣兵追之日本領隊官力阻而止而道路訛傳不已時董軍馬步隊追扈至正定太后乃令分其半駐紮韓侯嶺彷

寄信榮祿派武衛軍沿途駐防其時榮方駐軍保定以扼聯軍來路也先是聯軍未入京師慶親王入奏謂時事日亟請仍與各使相見一面令李相國鴻章入京議和各使允之定期七月十七日會晤屆期而總署大臣相顧瑟縮不敢往遂罷議至是乃重理前說由六百里馳寄李鴻章於上海促令借乘俄艦入京與各使妥議和約時李鴻章奉朝命由兩廣總督任進京陛見行抵江南聞京師危急密奏請勿遷都勿攻使館則事或可轉圜比奏至而京城已破太后皇上已西巡乃徧告滬上各國領事屬其電告聯軍及駐京使臣勿進兵西犯領事不奉命赫德左右其間各使乃許開議請派慶王李中堂爲全權大臣專議和約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爲會辦大臣於是國事始有轉機也

兩宮至山西駐蹕旬日顧其地儉嗇甚且電報不通軍情瞬息千變若罔聞知凡有緊急軍務皆驛遞陝西以達東南各省甚不便乃議巡幸陝西命護理陝撫端方修葺行宮遂於閏八月初八日啟鑾九月初四日抵西安駐蹕至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啟蹕還京

端王追及乘輿於居庸關請入見皇上叱之曰汝輕信拳匪令國事敗壞至此寸磔不足以懲汝辜尚有何面目來見我乎王但叩頭稱該死而已剛毅追及於懷來皇上曰吾命汝留京辦事汝不遵旨而來何耶且汝縱拳匪擾亂至此自問當得何罪太后曰既已西來仍令隨扈可耳此人即留京亦無用處剛毅趨而出太后顧皇上言曰剛毅誠有罪然吾母子若不從其請亦不至有今日之事吾與汝亦當分任其咎彼既

已來姑令隨扈可耳王文韶追及於榆林驛太后曰汝年老跋涉良苦我甚不安汝且休息幾日皇上曰現在國家方賴汝辦事汝休息一日即入直吾與太后心始安耳

慶親王追扈至冏關而李相國電奏至謂駐滬各領事奉其國命謂如必欲議和貴大臣前奉全權之命不能作准慶王辦事和平各國欽服如請勅命派王與貴大臣全權議約乃可開辦云云應請旨照派並添派榮祿劉坤一張之洞爲會辦大臣於是擬詔旨一一如所請派載瀾乘驛告慶王令入都王至各使臣派隊郊迎已而李相國亦至先發照會詢相見期各使要以三事一請兩宮回鑾一請懲辦禍首一請昭雪克林德能如約方開議全權入告重疊其請磋磨四閱月乃始開議

兩宮西巡榮相駐軍保定未及隨扈探聞聖駕已安抵山西乃請趨赴行在朝旨令駐軍燕晉之交毋庸前來繼奉朝旨派令入京與議和約而聯軍以其統領董軍且駐軍保定不退讓有怨言李相國電榮令赴行在北電奏太后言其故太后乃召其在軍機處辦事

津沽及東省失守

自克使之死使館馳電報各請其外部發兵於是停泊南省之兵艦咸集天津大沽口外總督裕祿計無所出一切兵事皆諉之提督聶士成提臣素忠勇勤訓練所部兵皆善戰聯軍既麕集而義和團復布滿保定一帶以誅教民爲辭謂聶軍所統皆教民不可信裕帥爲所惑請兵請餉咸掣其肘軍門外禦洋兵內勦拳匪往返奔馳力扼天津苦戰洋

人被傷甚多而內旨尙切責之謂曠日持久無功令革職帶罪自効軍門憤甚曰大丈夫終當一死耳迨大沽礮臺被據知事不可爲遂赴敵以死軍無所屬直督裕祿又不派人接統遂各星散聯軍遂長驅直入前四川總督會辦武衛軍務大臣李秉衡率張春發陳澤霖兩軍自京出禦之於蔡村一戰而潰而京師成孤注矣

大沽礮臺在白河口之南北鹽田之東其北岸曰北礮臺南岸曰南礮臺聚於南部者曰新礮臺築以泥土圍以石牆堅韌處雖金城湯池亦莫以過距京四百八十餘里距天津二百餘里爲水道入京之咽喉內港外港險阻可守港外有洲水極淺故離臺尤遠即潮漲時水亦不過六七尺輪船入口頗非易易兵輪尤不易駛近洵爲天然要隘倘布置

得宜防範有法雖日以大礮環攻亦無所懼乃轉瞬之間即已失守則當此任者不得辭其責矣先是各國以得其使臣急電遂紛調其水師艦隊陸續前來以便相機北上時在五月中旬大沽口外已泊有兵艦三十餘艘之多每欲入據礮臺而無其名遂互相聚議於二十日由各統帶偕同譯人往見礮臺守將羅軍門榮光請於是晚戌刻將礮臺讓與各國屯兵如至十二時不讓即當於二時開礮轟擊云云軍門答以此事未便作主須稟由北洋大臣再爲奉覆各統帶乃仍退回旋於傍晚六時傳令凡在大沽之各西人限一點鐘內均赴停泊於鐵路碼頭旁之美兵艦名莫諾開賽者船上躲避以免爲礮火所傷各兵艦亦各整備一切以俟屆時開戰時美兵艦統帶某君以一經啟釁天津租界

必有不堪設想之處雖不願與聞其事祇以各統帶意見相同礙難攔阻遂先期開出口外以觀動靜屆時礮聲忽起無異霹靂震空滿江煙霧迷漫對面幾不相見故兩面誰先開礮均無從察其實在惟覺滿江礮彈飛舞半空隆隆之聲與波濤之滾滾者相鼓盪而已英國兵艦名奧爾求林者所泊處適當礮臺之衝有一礮幾被擊中以在夜間礮臺上未能瞄準開放故得倖免其魚雷船威鼎則所中之彈子墮於鍋鑪之內故亦未曾炸發惟德兵艦意爾的斯則受傷稍重統帶官亦幾不保幸因避捷速始獲無恙彼此相持之際各兵艦以由下仰擊頗形費力擬派某國兵由間道抄入臺後以為前後夾擊之計天將明時礮臺旁之火藥庫竟為礮彈所中致忽炸發一時間烈焰飛空濃煙匝地兵

丁之死者至不可以數計而礮臺遂以不守其極北第一座礮臺爲日兵最先佔據方懸掛國旗間北邊外面之礮臺亦爲英軍所得各兵艦卽乘勢駛至港口未幾德俄兩國旗號又高懸於南面礮臺此二十一日晨六點鐘之情形也至天明後中國海容兵艦及魚雷船四艘亦俱爲英船所獲蓋卽未開戰時泊於口內者以未知開戰故均未預備致被垂手而得亦以英旗懸上繫之於威鼎及斐蒙兩船之尾時臺上逃遁兵丁及華人等或被鎗礮擊墮於河或自投入水者隨水飄流幾於觸目皆是事後聞爲美兵船所救得以不死者甚多至十時左右各兵艦統帶見事已大定遂卽派弁登岸查看所有各礮臺業已半成焦土無頭折足之屍更難縷計各弁乃命兵丁等將屍舁諸一處以火焚之

其附近礮臺各處所有中國房屋爲礮火所傷者亦不知凡幾大沽本有中國船塢其中更有一捉魚雷船至是亦均懸以俄旗爲俄人所有矣是役華兵傷亡者爲數甚衆洋兵則俄英兵艦奧爾求林死傷武弁各一兵士死者三人又芝臘克兵艦亦一武弁受傷復因船中火藥房爆烈焚斃七十人德艦意爾的斯統帶官受傷甚重亦因船上汽鍋爆烈致斃數人俄兵艦僕勃爾則一無傷損惟高麗支兵艦則武弁二人受傷兵士死八人傷十二人法兵艦名雷安者死傷武弁各一因是戰後各兵艦上均下半旗以誌哀悼此實爲中外開戰之始也

自古至今啟釁之微失地之速蓋未有如東省之事者尤以禍端所起之黑省爲最奇先是六月十一二等日海蘭泡有俄兵數千欲假道璦

琿卜奎即齊齊哈爾城至哈爾濱保護鐵路俄海蘭泡將軍固畢乃脫爾先以公文告黑龍江將軍壽山壽不允其言曰江省鐵道當由敝國自行保護倘貴國必欲發兵前來則本將軍惟有以軍火從事旋得俄將覆文云江省鐵道貴國代爲保護敝國實不能信然中俄兩國久敦睦誼二百餘年從未輕啟邊釁今貴將軍定欲與敝國軍火從事足見貴將軍英雄勇武實爲中國不可多得之員敝國亦惟命是聽惟貴將軍圖之十五日壽山發電信至愛琿副都統鳳翔令戒備且曰如俄兵過境宜迎頭痛擊勿令下駛而鳳翔自度愛琿兵備空虛强弱不敵不足以一戰乃電致壽山諫阻釁端壽置不省十七日清晨有俄國兵船五艘拖帶礮船十三號載俄兵一千數百名從黑龍江下駛鳳翔發電以告壽

山即晚得壽電覆力申開戰之議於是愛琿所練靖邊各軍即開赴沿江各溝駐防十八日晨又有俄兵艦一艘裝運軍火下駛其護送者爲邊界官廓米薩爾闊利士密德當駛至愛琿上江二十里三道溝時有我國統兵官恒統領出而阻止曰奉有軍帥電飭不許俄國兵船往來江上廓米薩爾即舍舟登陸與之辨論恒堅執不允廓舍檟回舟命軍士放排鎗相恐嚇繼將開礮而我軍之礮已發俄兵官二人殲焉廓亦中礮急裹創乘舢舨回海蘭泡事後鳳翔以兩軍互擊情形電告壽山壽即發電致俄將軍固畢乃脫爾責其輕易開仗啟釁之咎惟俄實尸之其電由鳳翔派武弁送至廓米薩爾處時廓已受重傷僅存一息而猶能張目與此弁言誓必剪滅黑龍江而後已自十八日開仗後黑河

統兵官崇統領即連日開礮向海蘭泡攻擊俄兵亦以開花礮還擊十九日我黑河電報局被開花彈擊毁二十及二十一日俄派馬隊數旅至愛琿城東驅二十八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斃無算逸去者不及半其在海蘭泡貿易之華商約六千餘人先於十九日被俄兵驅之江邊許以派船護送歸國商民聞言即在江邊忍饑露立待候一日夜之久二十日下午忽有俄馬隊持鎗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擊砍鎗斧交下商民出不意惶遽奔逃均隨黑河而死其泅水得免者僅百數十人蓋亦慘矣二十二日鳳翔見俄在江東恣行焚戮意良不忍遂派統領王仲良營官張某率馬隊三百渡江驅逐俄兵並以保護屯民過江即與俄兵遇兩軍鏖戰一時之久我軍陣亡者弁兵三十名受

傷者五十餘人前隊鎗彈將盡軍心惶懼王統領及張營官已先逃遁幸後路撞鎗隊奮勇直前始將俄兵擊敗俄兵死傷不下百餘人均向江邊竄逸適有俄國輪船行經是處即將敗兵及死傷者載歸二十三日前敵營務處來部郎鶴鑾於江東之敗恐孤軍虛懸爲敵所乘且三百馬隊之渡江非其本意實由鳳翔主謀故來鶴忮之即乘此時遽傳令過江之兵盡數撤回俄軍見我軍兵勢怯果萌窺伺瑷琿之意卽於二十四日排礮江邊日向我軍轟擊瑷琿之失實基於此論者咸謂來鶴逞私憤誤大局撤藩籬之備失犄角之勢實爲罪魁禍首焉二十五日有俄兵五十名從五道溝過江我軍駐守彼處者僅有二哨即將俄兵擊回江東二十六日又有俄馬步兵六千名從黑河上游五道河偸

渡黑河崇統領營中曾登高望見之而以其衣華軍號衣疑爲漠河金礦護礦之兵遇亂逃回故未敢開礮轟擊迨其登岸始知爲俄軍已措手不及崇所部各兵即時逃散退到愛琿崇亦陣亡二十七日俄兵即由西山陸路直撲愛琿其時鳳副都統已奉將軍電飭赴前敵督隊率駐防各溝之靖邊軍退至兒溝子無與俄軍迎戰者二十九日俄軍遂入愛琿城我軍即退守兒溝子其地距愛琿七十餘里俄軍旋於七月初四日率兵進攻仍用開花彈遙擊鳳翔以戰爲守相持累日顧以兒溝子地勢平衍雖有高岡不足以資扼守且鎗礮都銹澀不足用較俄軍之命中及遠兼用銅彈者有利鈍之殊故我軍累戰失利死亡相屬兼以黑龍江行軍素無棚帳軍士晝則忍饑苦戰夜則露宿咸出怨言

有離心鳳翔知難抵禦又恐將士譁潰因以兜溝子難守情形電告壽山於初十日結陣徐退十二日至距兜溝子一百六十里之北大嶺（按即內興安嶺）其地爲愛琿之後路齊齊哈爾之門戶最爲險要而二百年來講求邊防者從未於其地築一礮臺設一重鎮故倉卒不能阻敵兵前進維時俄兵見我軍退守即亦跟蹤而入十六日全軍進偪北大嶺鳳翔急率隊迎擊交戰一時許我軍有洋鎗無短刀俄兵兼而有之其利百倍於我故我軍之當前敵者非戰亡即奔潰後隊亦幾爲牽動鳳翔見勢不支恐全軍盡覆因即傳令各軍暫爲退守徐圖後計十七日晨俄軍在山下（按即北大嶺）架開花礮向我軍猛攻鳳翔傳令全軍出隊迎敵徇師而誓曰有退後者斬兩軍既相接鳳自統前隊督戰前軍董統領稍

退却傳令將斬首示衆童懼奮勇直前後軍乘勢繼進我軍勇氣百倍大敗俄軍俄之將士死傷者無算我軍恆統領瞰傷一臂陣亡營官瑞某一員武備學堂瞰瞰學生亦受重傷軍士陣亡亦不少而鳳副都統率隊督戰自辰至酉親放鎗四百餘響力竭不少休左腿右臂受鎗子兩傷甚重墮馬者三遂由左右扶之回營至晚嘔血數升而死士氣潛焉鳳既亡遂由壽將軍之第七子代統其軍即夕以鳳副都統力戰陣亡情形電告壽將軍壽聞信失聲痛哭曰天乎何奪我左右手耶卽傳電令第七子爲治後事視之如父又親赴北關設位而哭欲卽將將軍印信交副都統薩保護理而自赴前敵督戰薩不允乃派程雪樓太守爲總統飭令前赴北大嶺迎戰程至軍即照會俄國統兵官停戰議和

又親入俄軍以情告俄將領設盛筵款之一如平日並允程太守停戰議和勿傷百姓之請所過有門懸白旗者可免禍於是程率隊先行爲俄軍前驅商民均安堵如常頌太守之功不置經墨爾根百爾多兩城時遍插白旗以迎兩城中各有副都統一員皆先期逃避或有言其降敵者未之詳也是時卜奎城中所有練軍半在北大嶺迎戰半調防哈爾濱故城中兵備空虛不足備緩急壽將軍平日辦事勇敢頗爲人所稱許顧以爾時各路軍情迭變警報沓至方寸遂亂不暇簡練士卒惟日操練義和團百餘人恃爲長城嘗於初一十五等日傳諭城中軍民不得炊爨作食人咸非之有部曹王煥臣者將軍舊友也嘗上書將軍微諷其開釁之非將軍怒逮於二十二日與臨陣脫逃之張營官同時

請令正法於是衆皆解體二十八日城中傳言在哈爾濱之俄軍已越東大嶺即日進逼卜奎於是將軍傳令開城二日縱商民逃逸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至卜奎即入見壽將軍面陳與俄軍停戰議和事宜且言俄統兵官已率師前來必欲親見將軍壽將軍聞之自度終不能親見俄將與議和事又不欲使城中居民無端罹禍又自念世受國恩宜闔門殉節遂決計誓死報國以謝江省之民乃先令其妻及婦子速自裁又親提其幼女納諸儲水器中幾至淹斃幸經人救起得不死將軍時已仰藥闔自盡亦經人解救得不死初三日俄軍前隊陸續抵卜奎城程太守出爲照料供張頗具其軍均屯紮關外民間若不知有敵至午後忽聞鎗礮聲大作將軍即傳令閉城令程太守出偵其故旋知是

時適有奉天仁字軍到卜奎與俄軍遇即開鎗相擊俄軍亦還礮禦之鏖戰良久仁字軍力不支陣亡將士二百餘人餘均逃竄初四日晨俄軍後隊亦到俄將必欲入城見將軍將軍聞之卽作遺書致俄將請勿殺居民書畢呼從者舁柩入朝衣朝冠從容臥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驟不得死命其子開鎗擊之其子手戰不忍發誤中左脅不死又命其家將繼之一鎗中小腹猶不死呼聲愈厲家將顧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開一鎗洞胸而亡時俄軍已將入城乃急掩柩以親軍二百人倉皇護送出城途中數被俄軍攔截均由親軍力拒得奪路而出俄將猶疑將軍未死時副都統薩保已降俄將令率軍追之期得將軍之屍卒不及而返是日俄軍遂入卜奎城卜奎者黑龍江之省會也黑

省既失奉吉兩省亦相繼淪陷余因未得其詳不便有所論列

聯軍入京

十三國聯軍推德國帶兵官瓦德西爲帥抵蔡村後僉謂勤王之兵雲集京師且城垣堅厚攻之若稽時日恐促使臣之死擬駐兵以待中國遣使議和策乃萬全衆皆韙其說惟日本帥謂此行有進無退勤王之兵雖多特烏合耳聯軍到即奔避誰復敢抗顏行我請以兵先進諸軍繼進可耳乃率數百人兼程而北十八日夜自東便門左安門進使館聞信以兵迎之伏使館不動者兩日二十日英國印度之兵自東便門整隊入守者急閉門敵以大礮轟之城門洞開各國兵復爬城以上頃刻遍滿街市入紫天壇安營畢散詣市肆購衣物印兵皆虬鬚繞頰狀

類回回僉謂董軍調回兵至矣間有一二知者亦不敢上聞二十日午後聯軍始率大隊北來以格林礮連環轟擊如牆而進而勤王之師及董軍團勇已奔逃不知踪跡於是兩宮始聞警遂於二十一日淩晨出西便門巡幸山西

聯軍入城惟美國兵最有紀律日本次之德法最橫暴其帥瓦德西擅居西苑之儀鸞殿十月間殿焚亦不知火之何自至也焚斃一人瓦德西跣而免入城之後各國之師分段據守兩宮西幸日本先以兵入守宮各國皆派兵駐紮他處他國之兵非奉日帥號令不得入故宮中累代珍異皆爲日人捆載以去又日兵守後門向北一帶旗人故家大族皆舉此間事事搜羅損失甚鉅蓋日人通中語飲食言語彷彿相近漢

奸均爲所用凡累世寶藏皆爲日人發掘而入囊橐然日人方散賑以活難民義聲仁聞咸頌東師日人亦狡矣哉

兩宮西狩東華門扃鑰不開日兵首先越牆而入抵乾清門門亦扃鑰時聞哭聲蓋貴妃等聞變出避不及閉門以待死也日兵聞之遂不攻門事定之後乃日致薪米蔬菜等品迨八月初四日各國知會留京辦事大臣請入宮瞻閱由內務府大臣世續陪以入亦相顧不敢搶掠焉

聯軍晉京推瓦德西爲主會議和約則推日斯巴里亞葛洛幹爲主蓋外交團慣例以出使資深者爲各使之首也然一切可否仍由英國薩使主之葛特擁虛名而已其照會仍以葛使領首中國照覆遵例行文葛使往往葛使以爲可各使亦以爲可而英使不可則議仍中梗和約

拖延時日不易就範者以此

正陽門城樓二重一外城城樓義和團燒毀之八月初三日洋人燬內城城樓英人取正陽門城門二扇載歸本國彷彿古人京觀之意以耀武也而端門之樓所藏歷代御用寶刀爲日人捆載以去

聯軍初入京師除俄德兩軍外餘尙恪遵將令未敢過於恣肆而民間之被掠者已十室九空矣洋兵既據京師復派兵四出勦匪並由各統帥帶兵至宮巡閱一週加以封鎖復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爲暫安閭閻之計其章程列下

第一條　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內犯規者即應拿獲送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千人證一

併交案

第二條　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人證名色以備查考

第三條　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惟城牆上及下開各公共之街道准其隨便行走

計開公共街道

城內　一由安定門至煤山鼓樓到後門　二由安定門至崇文門　三由海岱門至雍和宮　四由宣武門至北城根　五由西直門至宣武門大街　六由阜成門過西馬市街至煤山　七由東直門至鼓樓　八由朝陽門至東四牌樓大街　九由東長街至西長安街

十東交民巷　十一由煤山至東華門
城外　十二由右安門至彰義門　十三由正陽門至永定門　十
四由宣武門至菜市口　十五由左安門至蒜市口　十六由東便
門至西便門

第四條　按第三條所開護照由英日提督會商印發各國公用護照

第五條　凡華人在路上所開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國不得勒充苦工

第六條　凡公共街道准華人開市貿易無阻

第七條　各國轄境內如有處置華人賞罰由各國自行立章

第八條　凡巡捕不論華洋於左肘纏白色袖箍上書華文巡捕二字

第九條　每巡捕卡應用紅白二色大燈書明華文巡捕二字懸於高

明之處

第十條　按第三條所開公共街道及各處所設巡捕卡應由英工程隊趕緊繪成地圖

山東毗連直隸亦有拳匪所以未肇事者巡撫袁世凱之力也袁以佐雜起家充出使高麗隨員擢升參贊留心交涉李相國極賞識之日本因高麗事與中朝開釁我使臣內渡袁公獨留爲高麗區畫應付之方日本又生忌乃回華嗣康梁之亂袁方練兵小站康梁約袁以兵入欲以脅制太后袁首發其端且爲之備事定後內升工部侍郎出爲山東巡撫居官半載無赫赫名拳匪亂起袁悉心鎭撫驅亂民拯貧民安教民井井有法聯軍由直隸闌入山東袁嚴飭邊吏整陣以待並照會各

國兵官謂教民之在東者已設法調護早爲亂民所畏懼洋人之在山東開鑛修路者現皆一一整頓工作相待有加東省百姓亦無助淸攻洋人之事請守疆界幸勿侵越各國兵官接其札悉聽命退兵不入東境致聲以去誰謂禦外侮無良策哉

懲辦禍首

聯軍請辦禍首首端王載漪次莊王載瀾次剛毅英年趙舒翹山西巡撫毓賢初未及尙書啟秀侍郎徐承煜也最後照會乃始及之朝議電全權大臣爲之請各使臣不許謂啟爲尙書兼樞譯助教民以張團民之幟且左道惑衆請內旨召山西妖僧爲國師七月間時事急啟入奏謂山西少林寺僧某者有道術請密旨召其爲團軍謀主太后許之尙書退命章京擬稿郭光祿养晬謂此等文字向未辦過不諳請例不能奉命啟乃自擬旨召該僧人至館之莊王府王入見膜拜惟謹僧不爲動呼莊王

名門予本大帝言助清滅洋不日可蕩平矣迨聯軍入城該僧不知去向此豈大臣所爲耶徐嫉視洋人及以無罪殺許袁諸公皆彼贊成之罪不可赦云云蓋必有人向聯軍搆會成之要所指目皆實錄也啟之被拘於順天府公署以日兵守之其時聯軍分段內外城地安門以外爲日兵分守地其母遂以憂死日人爲之請釋歸成服閱數日遂並徐承煜繫之一日日本警察官柴五郎持藥酒二瓶揖而言曰聞各使臣會議兩公必無生理日本與大清同文之國也吾不忍見兩君環首藁街謹奉杯酒請仰之以殉以全國體可耳啟以母喪未葬徐以父喪未葬爲辭柴曰此誠大事然兩君豈無親戚族屬可託者請具名來吾當爲兩君召以入一一處分訖然後正命則國體私恩兩盡矣啟徐同聲言曰感君意良厚然自聯軍入城吾兩人知好皆逃亡不知去向奈何柴曰

然則吾當爲兩君効力天日具在不負託也兩人默然不應復乞五郎爲緩頰求賒死五郎拂衣起曰以大員而無恥至此宜其敗也遂趨出已而至日兩人均駢首菜市苟延旦夕僅十日耳辱國辱親曷勝痛恨

中外議和

公約開議之先各使首以回鑾爲請全權大臣屢電請之留京大小臣工聯章請之朝廷鑒於中外之議降旨以七月十九日還京其實早已選期八月二十六日繼又改期八月二十四日特先發七月十九日返京之旨以安衆心也繼而河南巡撫以行宮所備夏秋之間水漲不可渡請緩期陝西巡撫升允率西省紳民籲請皇上秋後啟蹕以節勞勩乃勉徇其請降旨改期然中外莫不知其故矣

各使館留兵六千而鐵路設卡復留兵數千以通山海關之路天津礮臺不許重築端居京師則直坐困耳審愼遲回要自有故然上年使館之變直出於公法常理之外西洋大小數十國無此等蠻做之事實爲各國萬不及料者防患未然留兵自衛在各使亦甚有辭我固無辭以折之也人謂償款至四百五十兆朘膏以肥敵他日民窮財盡坐以待斃予謂若果籌畫有方此事尚可緩緩設法惟內政不修外侮繼之則設兵一條一旦啟釁正令人不堪設想朝廷泄沓不早爲計沉醉漏舟之中酣歌傾廈之下杞憂無已徒令人喚奈何耳

當合肥李相之銜命北上議和也既行抵天津即於閏八月十八日乘車就道是日共雇單套轎車四十輛二把手小車二十輛然尚不敷分

坐僕從多有徒步相隨者沿途見井邑蕭條人皆閉戶殘骸敗骨狼藉盈途爲之嘅嘆不已旣抵朝陽門由俄統帥派騎兵數十名護衛途中遇有德國兵隊兩不相擾得以安抵賢良寺行臺寺門外復有俄兵以鼓籥相迎頗極恭敬時慶王方安居邸第至十九日使相以禮往謁並拜會各國使臣二十日續拜昨所未及者二十一日慶邸擕赫德稅司報謁隨照會各使定期二十七日開議和局並移送章程其稿由赫德擬成使相更斟酌其間不亢不卑隨得各使照覆以俄德兩使尙在津門却之西班牙使臣資望較深各國咸推爲領袖是日詣賢良寺答拜寒暄旣畢即大言曰此何時耶旣已一敗塗地至此尙欲議和惟有凜遵各國所示而已其傲慢如此使相無可與較默然不言旋照各國使

臣僉以中朝處置縱匪作亂之諸王大臣過於輕縱且兩宮蒙塵於外和局必致難成使相遂商慶王擬定摺稿請旨將諸王大臣分別從嚴治罪萬不可仍留行在以致外人嘖有煩言且言德皇覆書內以賜奠已故使臣克林德之事未愜於心諸王大臣縱匪殃民禍延鄰國法應論死中國大皇帝自行懲治方能折服各國之心美國外務部來電亦請嚴治剛董諸罪魁復言令已令使臣康格查明中朝所定治罪之條是否已足此外幸逃法網者尚有幾員云云

甲午之役俄人倡議脅日本還我遼東朝廷德之與訂密約西伯利亞鐵路許造至盛京與我鐵路相接現在俄人並力經營日役夫二萬人此路若通豈惟東三省在其掌握且左拂高麗右縮海參崴以臨日本

臥榻之側他人鼾睡我國懵然日人不懵然也然當鐵路未成俄人隱而不發且爲好語以愚我上下拳匪肇釁聯軍入京朝命議和俄人方以鐵艦載我全權大臣到京恐禍首懲創爲之緩頰索兵費較諸國獨少此其志不小實仍用示德於我之故智待時而動耳署黑龍江將軍壽山不自量力橫挑强虜始而不勝繼而大敗俄人遂以兵力據有東三省繼復與盛京將軍增祺訂密約還我故地而所交之約兵權利權政權皆歸其掌握是直驅我爲之掃除馬匪梟賊不糜一兵一餉坐受其成耳日人甚之乃告我駐使李盛鐸詳陳利害請中朝勿許其言是其用心則自爲計非爲中國計也李使以告江鄂兩督江鄂主之力請廢約而英人復助日本發電詰問俄人知詭謀已露乃語使臣楊儒請

改約雖事事受制於人然較之初次則兩害相形取其輕可以回帆轉舵矣江鄂屢電相爭朝廷允罷俄約之意從張之洞請東省開門通商之議以分俄勢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忠臣謀國固應如是然揆情度勢力所未能則不如就此定約而飭東省將軍修明政事整頓礦產亡羊補牢或尚未晚乃竟欲廢而不議俄虎狼也豈肯默然息乎現在公約已成俄人重執前說全權與談前議俄人方爲謾語以怠我恐他日求如楊儒原約而不可得耳且東省在俄人掌握收挽利權其勢順而易歐洲諸大邦偏在西陲形格勢禁逆知其不敵且其地利源未開勢同開創英法德各國其所注意者自別有在其肯舍目力所注身手所習之長江各省而就榛狉未闢之東陲乎朝廷方發電命各使臣問

各國以開門通商願受與否各國置不覆日人則謂此爲中國大局計非因以獲利此其謀甚狡其情顯然蓋俄擾東省日有大害故爭持甚力江鄂爲疆臣重望是議乃千慮一失吾恐韓亡之後滿蒙卽難高枕無憂環顧東瀛隱憂靡有艾耳江鄂以此事與合肥齟齬合肥因俄事垂成而止心甚憾焉遂並江鄂他有所陳皆經駁議朝廷調停其間諭以和衷實以辦事而其憾終不可解朝旨中有云李鴻章老謀深算然亦有自是而不受商量江鄂料事煞費苦心然亦有言之甚易之處斯言最平允國家多故疆臣不和殷憂方大耳

行在紀事

軍機處仍是榮中堂問事王中堂則可否因人鹿尚書則附和榮中堂

三大臣上朝先由一太監手捧圓盤一上蓋黃綾引三大臣前進王中堂先行榮中堂第二鹿尚書第三王中堂白髮蒼蒼面目清瘦走路喫力榮中堂鬚亦微白面扁而黃有足疾身材亦不高鹿尚書頸歪面浮腫尾隨其後似欠精神人謂每召見總是榮中堂一人說話王中堂本重聽鹿尚書近來亦甚重聽全恃榮中堂在軍機處宣示而鹿尚書多請教於榮幕樊雲門否則莫知底蘊也

西安行宮先駐南院係總督行臺因署外廣闊也後移北院係撫臺衙門因署內軒敞也本來預備南北行宮聽兩宮旨意南院自駐蹕後正門不開奉旨作為撫署而由便門出入北院一切裝飾及東西轅門均紅漆塗蓋轅門不開周圍以十字叉攔之正門上豎立直匾寫行宮二

字中門左門皆不開由右門出入入門有侍衛及一切儀仗旁有軍機處六部九卿及撫藩臬各員朝房侍衛處種種名目則貼紅紙條而已大堂空洞無物左房爲內朝房右房爲退息處至鑾閣中有六扇屏門中開二門設寶座至二堂亦設寶座均蓋黃布左有一房爲召見處右有一房爲親王辦事處三堂中又有寶座左右房爲太后宮室二堂之東前後各三間爲皇上皇后寢宮三堂之西屋三間爲大阿哥居住行宮內皆用洋燈嗣換大保險燈及洋燭因貢物已到是以頓增華麗云

以上所述係隨扈時按日筆記藉以備忘非敢示世也蘩龕老人識於都門

西巡大事記卷首終